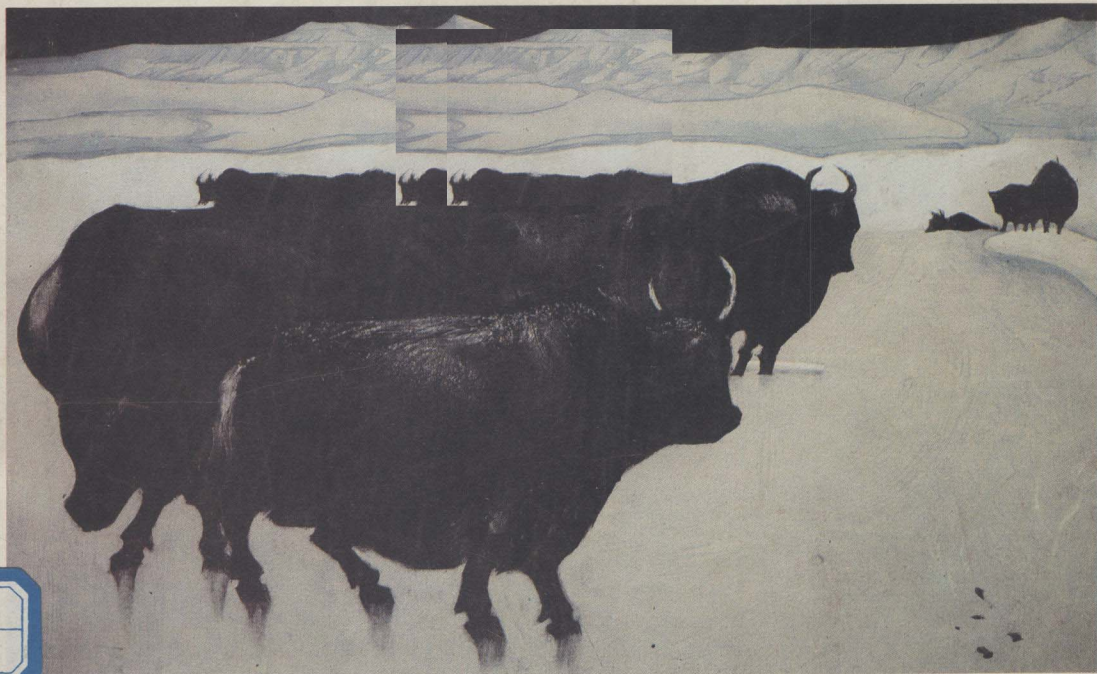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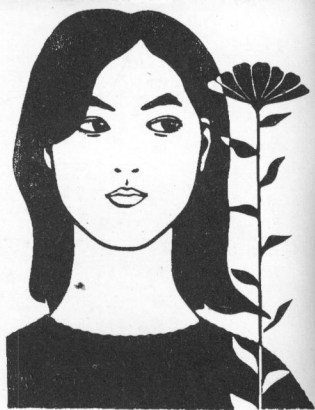


版画世界

GRAPHIC WORLD 27 鲁美、广美、芬兰、黑白



曹文汉木刻
肖像作品选



英国版画艺术活动片断

本刊特约稿 李习勤



去年四、五月，我应英国奥斯特大学^{*}去访问、讲学，并举办版画展览。现将有关英国的一些美术活动情况简介如下，希望能对同行们提供点滴借鉴与参考。

奥斯特大学版画部

八年前我曾以中国美术教育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与李桦、胡一川先生等一起访问英国；由于时间短，所以只是走马观花般地浏览一番。这次访问日程较长，单身出访比较灵活。我选择该校的版画部工作室作为重点考察对象，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到他们在铜版、石版、丝网以及其它综合版画的设备器材、制作技法、教学以及创作等情况。

在英国，铜版、石版、丝网版以及综合版画都比较发达，木刻与麻胶版画则比较薄弱，也缺少这方面的教师。他们对日本的水印木刻颇感兴趣，但是没有人教授。从日本也曾进口过马连、木刻刀等简单工具，可是从未刻印过。我应主人的邀请曾经进行有关水印木刻及中国画的讲授。因为一些工具及纸张的缺少，要做出理想的水印木刻比较困难。由于我的英语只是一般简单的笔译与会话水平，较长时期在那里教学就受到限制。好在该院版画部高级讲师大卫·巴克先生略通中文，虽口语差，但曾编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版画词汇资料，这就对我方便多了，要考察，研究他们的三版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很感谢他的。

对于他们的三版（铜版、石版、丝网）的情况，可大致归纳如下几点：

一、设备比较完善，各类机器齐备，制版照相设备也比较先进，使用材料也讲究，印刷版画纸张是法国进口的，油墨是从美、法两国进口的。印刷石版画采用这两国油墨混合使用，并按情况加入干燥剂。丝网采用本国特制的丝网油墨。绘制石版画的药墨则分别有供钢笔、毛笔、水墨专用的；药墨条则有软硬不同的五、六种，可按需要选择使用。我为了实地了解与掌握材料性能及特点，即兴作了几张石版画和照相制版的丝网转印铜版画。

二、他们在创作上比较偏重自由随意，一般在画稿上下的功夫不大，主要精力用在版上，在画版、制版及印刷上追求效果，有时一张作品完了，感到不理想再加一版、二版……直到满意为止。当然这类作品比较不太注重形，有些也是比较抽象的，偏重在形式上的追求。

三、造型能力不如我们，他们似乎也不重视。由于照相制版的发展以及电脑的运用，引入版画中使用比较方便，所以采用照片拼贴、重叠或者画与照片结合。这可以称作复制合成版画，目前在外国比较盛行，尤以丝网版画采用居多。



李习勤在英国讲授木刻技法

四、每个画家都比较重视自己表现的形式、题材及手法，努力突出自己的艺术特点，这既是扬长避短，也使自己的艺术风格更趋明显。使我感到意外高兴的是，前面提到的大卫·巴克先生，虽然是高级讲师、皇家版画家协会会员，但他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很有感情，曾经四次来中国作短期访问。近年来他所作的铜版画与铅笔素描大部分是反映中国的风土人情。他尤其喜欢将中国的汉字，诸如福、喜、龙等字运用在画面上。这样，既增强了东方色彩，也加强了艺术形式效果。一个西方画家的作品反映中国风情，倒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版画展览在英国的初步反应

这次我带去68件作品，品种多样，除水印、油印木刻外，丝网、石版、铜版、纸版、彩拓、以及综合版画均有，目的是想了解一下西方人的反应。画幅均不大，最大的不超过60 cm²。除我的作品外，还有西安美术学院部分教师及学生作品。按计划将在英国的贝尔法斯特、林肯、格威特等六个城市及爱尔兰国巡回展览，预计至1990年3月方可结束。首展5月3日在贝尔法斯特开幕，该市数十名画家、教授以及我驻英使馆文化参赞王大钧先生均参加了开幕式。

英方将作品装裱得很精致，并按作品大小不同、专门配制精致的金属外框。首展共销售20件作品。按在国外举办美术作品展览，既是展览又是销售，除了画框旁贴上绿点，说明是非卖品外，凡已订购的作品，则在画框旁缀以红点。据主人介绍，在该城市所举办的美术展览，一次销售能接近作品的三分之一，则是很可观的了。英国的经济情况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富裕，作品也并非想象中那么好销售的。

至于哪些作品比较受欢迎，这很难从已售出的作品得出结论，因为西方人也同样是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与胃口。

版画在芬兰

郑叔方

我感到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那些有类似模仿照搬西方的形式、手法，甚至拼图选材的作品是不受欢迎的。这作为学习过程可以理解，但公开展览，尤其是在国外展览就更不行了。真正的艺术家是善于学习、吸收，但永远保持自己的风格。所以，凡是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在艺术上有自己特点的作品则比较受欢迎。品种上虽以木刻居多，但石版画、丝网版画、综合版画等，只要制作精致同样受到欢迎，而且不限套色，黑白版画尤其受到喜爱。二是在注意作品的民族地方特色的同时，还应考虑普遍性的问题，因为英国观众对中国比较陌生，尽管造型艺术是直观的、形象的，但一些过于偏颇的选材，加上形式上缺乏美感，他们也难以理解。这就反映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在创作上的重要性。

英国的版画家协会

伦敦和贝尔法斯特是我这次访问的重点，而逗留的时间又以在贝尔法斯特为多。我在伦敦曾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以及收藏现代艺术的泰特画廊等，并访问了皇家版画家协会及皇家水彩画协会，商讨中英两国版画家的作品交流问题。此外，也参观了位于泰晤士河畔的本赛特画廊。当时画廊正在举办水彩画展。令人感到意外的是，90%以上的作品是写实的，更有一部分作品具有古典风格。这些协会对作品的入选有倾向性，不接受过于怪僻的作品。另外，英国观众也比较欣赏写实的精细作品。当然，这些比较写实的作品也有各自的特色和新意。

贝尔法斯特位于英国西北部海滨，离伦敦有一个半小时的飞机行程。我先后两次访问这个市的版画家协会，这所版画家协会座落在一个风景幽雅近似公园的环境中。每年由政府拨给一定资金，备有齐全的铜、石、丝网等各类机器设备以及照相制版的器材。除主席兼经理外，只有三名画家兼工作人员。协会宗旨主要是提供场所及设备，供版画家进行创作，同时组织、推荐作品销售与展览。不定期地接待版画家来创作，时间可长可短，依据时间长短收取少量费用，每件作品不是像我们印上几张就完事，他们的印数一般在四五十张之间，有的甚至上百张。一位女版画家还告诉我，每年可销售50件以上的作品，作为职业画家，生活上无问题。另外，这里有着完善的照相制版及丝网设备，我去时他们正在承印广告，在国外采用照相制版的丝网印刷广告很盛行，他们的版画与实用美术相结合，并获得了经济效益。

还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版画家，并不都是单一的搞一个版画品种，大都是铜版、石版、丝网及综合版都搞，而以一种为主；甚至也搞油画、丙烯画、水彩或素描。这种拓宽创作道路的做法，对于我们抱着单一画种的观念，可能有所启发。

今年一月，我有机会访问芬兰，所到之处，不论是宾馆或是公共场所，都能见到布置着精美的版画，这引起了我的浓厚的兴趣。随后，在芬中协会秘书长卢森堡先生的热情帮助下，访问了芬兰版画家协会，版画画廊、波里业余美术学校、芬兰工艺美术学院。在访问芬兰工艺美术学院版画工作室的时候，有幸拜访了几位版画家，所见所闻，使我深深感到版画在芬兰有着广泛的基础和观众，它正蓬勃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在芬兰美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芬兰版画家协会是芬兰版画家的组织，它在芬兰艺术家协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共有会员200多人。在首都赫尔辛基有会员七、八十人。芬兰版画家协会努力为会员的创作创造有利条件，它专门设有石版工作室和铜版工作室，里面设备齐全，供会员创作之用；还设有一个材料仓库，为版画家低价提供进口的各种创作用品。对版画印刷要求越来越精的今天来说，这些条件对版画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目前我国除了几所艺术院校有这样的设备外，在社会上，业余搞石版、铜版画创作条件十分困难。芬兰版画家协会的这种办法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北京也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室供版画家们使用。与此同时，芬兰政府还为卓有成就的版画家免费提供工作室，我参观的几个画室，每个大约50平方米左右，对版画家来说，这样的创作条件已经是十分理想的了。

在版画的销售方面，芬兰版画家协会设有两个版画画廊，一个专门陈列版画作品，定价一般在几百元到数千不等（按人民币价格计）。另一个画廊主要为版画家提供展览场所，这两个画廊都有专人管理，它的存在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据介绍，1991年就是它的60周年纪念。由于它历史悠久，成绩突出，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影响；许多想购买版画的人主动到这里联系，画廊已成为芬兰版画家对外的窗口。他们还与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都建立了业务上的联系。在北欧，他们有斯堪的纳维亚艺术组织，通过这些活动，芬兰版画家协会把版画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开展各种卓有成效的工作。

芬兰的版画创作，过去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有过介绍，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在中国版画家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各种原因，近20年来，我们对芬兰的版画了解很少。现在芬兰版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上都有很大发展，我的印象是抽象和具象并存，作为公共场所和宾馆布置的版画作品多是具象的，有的甚至表现得非常细致，但在版画家的展览中，抽象的作品却占主导，抽象艺术在芬兰有这样的影响。为此，我询问了有关人士，他们说抽象艺术在欧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现在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再看看美术馆里美术创作的历史及现代经济生活的高度发展，我想这种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是它特定的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发展的结果，值得认真研究，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

这次访问，我意外地碰到一位专门从事水印木刻创作的芬兰著名版画家埃尔基·海爾华。他在工作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遥远的欧洲遇到受中国和日本水印木刻影响而专门从事水印木刻的版画家，这的确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在他的画室里参观了他的绘画用具，并欣赏了他的近作。埃尔基·海爾华先生最近正在创作一组木刻组画，共计有20余幅，这些作品采用明朗的大色块为主调，带有装饰趣味，表现大自然的优美风光，有的作品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我们愉快地交流了水印木刻的技法，对中国的水印木刻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希望用中国的宣纸来试印他的版画作品。

在芬兰，我们还参观了芬兰美术学院和工艺美术学院版画工作室，芬兰工艺美术学院版画工作室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学会运用版画的各種技术手段，掌握版画的技法，他们还设有一台印刷机，学习书籍装帧的学生可以通过制版印刷看到自己作品的印刷效果。芬兰美术学院版画系共有学生12名，两位教师。版画系的负责人、版画家哈里·莱派宁向我们介绍，版画系内不分专业。石版、铜版、丝印、木刻都学，说学生在创作时可以选用任何技术。我想这一点是否可以为我我国的版画教育提供一点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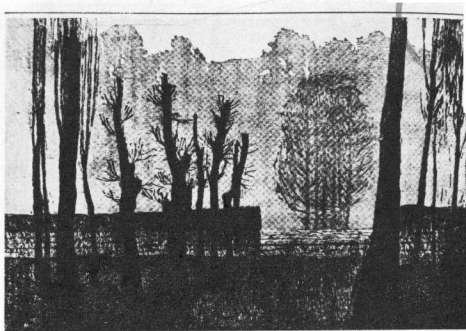
飞机徐徐地在首都国际机场降落，短短的访问结束了，但是，芬兰版画家们热忱友好的笑脸，芬兰版画家协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蓬勃发展的前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愿中芬的版画交流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这恐怕也是两国画家的共同愿望。



老屋（麻胶版45×60）玛尔格瑞特·里布拉格



芬尼恩图的房子（蚀刻）威克多·里托维拉



公园小景（木刻41×60）Ensio Lzmborg



耕耘（板画）哈落·库斯库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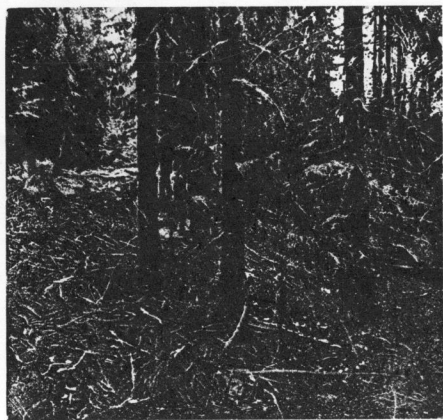
我能跳过去吗 (蚀刻三九×二九)
威克托·库斯拉 威



滑动 (金属板刻) 玛瑞塔·姐瑞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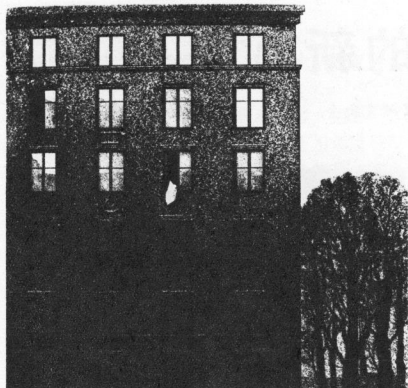
狮子座 (木刻六四×五〇) 埃那·里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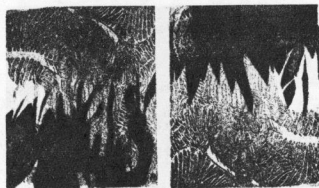
薄雾的晨 (蚀刻三〇×三二) 凯加·马斯塔卡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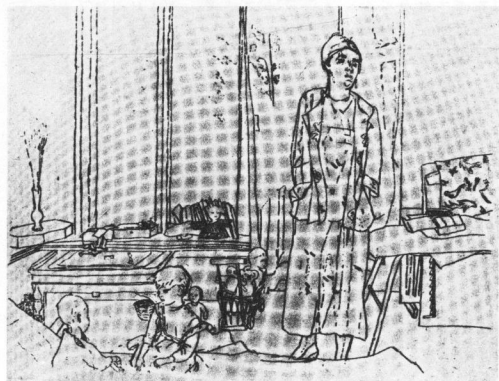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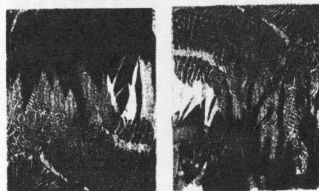
城市的冬天 (铜版二五×一九) 卡瑞·林斯托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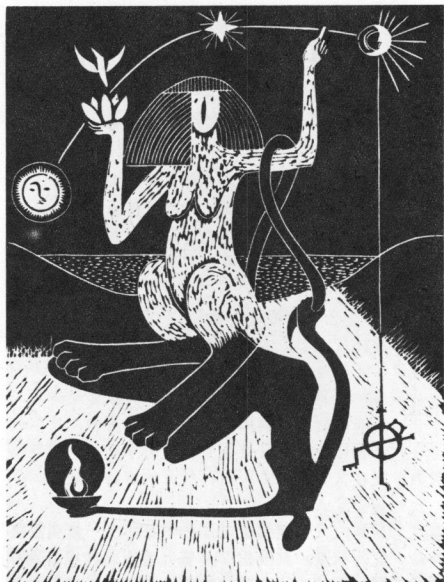
清晨 (蚀刻 二二×二二) 埃里娜·卢卡斯



栅栏旁边 (蚀刻 四三×三五) 埃嘉·玛瑞卡安



无题 (蚀刻 二二×二六) 玛瑞塔·汉乔克



自然女神 (油毡浮板 四八×三五) 奥利·维阿



楼梯 (蚀刻 三三×二七) 荷里·萨洛安

中日少儿版画教育的新篇章

——记中日第二届儿童版画联展与版画教育研究大会

本刊特约稿 齐凤阁

编者按 齐凤阁同志系长春东北师大美术系副教授。他在日本研修日本版画史，今夏回国。八月，作为本刊特派代表参加了在洛阳举办的中日第二届儿童版画联展开幕式和中日儿童版画教育研究大会。本文是本刊特约稿，概括地介绍了这次盛会的状况。

争芳斗艳的版画联展

1990年8月15日上午，古都洛阳博物馆门前鞭炮齐鸣，少儿鼓乐队演奏的乐曲，令人感受到一种节日般的气氛。一个少儿版画联展的开幕式，场面如此壮观，气氛如此热烈，这是我事先所没有想到的。洛阳市副市长为之剪彩，日本教育版画协会代表团团长前田良雄先生在致词中说：“中日孩子们的版画，能在文化名城洛阳这样气派的博物馆展出，令人兴奋，也可谓登堂入室了。”

开幕式一结束，人们便拥进展厅，中日朋友一起观赏孩子们的作品。此次联展，共展出242幅儿童版画，中日双方各半，联展与研究会的主持人张桂林同志告诉我，中国儿童的展品大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其中有6件曾获过国际奖。整个展览丰富多彩，但中日双方各不相同。日本以黑白版画为主，中国套色版画居多，前者有纸版、木版、塑料版等，显得单纯而统一，后者除这几个版种外，还有吹塑版、泡沫版、综合版，有油刷、水印、还有粉印等。繁杂而多样。近年，中国儿童版画在版种的利用上大胆出新，有的版材及刻制效果令日本朋友摸不着头脑。由于版画家参予指导，有些教师本身就是版画家，使儿童版画的技法显得新颖而成熟，但与日本儿童版画相比，中国儿童的某些作品具有成人化倾向，画面中明显留有教师指导的痕迹。我觉得就整体而言，日本儿童版画更富儿童特征，稚拙、单纯，趣味横生，印制效果也较精到，显示出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和态度的严肃认真。

展品中成都少年宫小朋友的粉印木版画，曾引起日本朋友极大的兴趣，几位日本女教师围在《星期天》这幅画前问这问那，10岁的小作者熊瑾同学特与母亲一起从成都赶来，参观展览，进行交流，并与日本教师一起在作品前合影留念。这种在黑地上用不透明的粉质颜料叠印的方法，在少数省市的版画家作品中早已出现，但被小朋友利用还为时不久，作品显得色彩丰富而浑厚；他们以这批引人注目的粉印版画，显示出此儿童版画兴起的势头。指导教师徐家林同志介绍说：“成都少年宫的领导非常重视儿童版画创作，指导教师就配有七名，馆长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别人，宣传自己’。为了提高作品的质量，他们注重基本功的训练，设有写生课，



并根据儿童的不同程度分三步走，即起步班、提高班和创作班，这样循序渐进，在提高儿童素质的同时，也提高了作品的质量。”

总之，这中日第二届儿童版画联展，无论在版种的多样性，还是作品质量方面，较之首届都有提高。当你置身于这争芳斗艳的展厅之中时，你会产生一种被孩子与鲜花簇拥的感觉，会联想到未来、希望、美好……滋生出一股股美的醉意。

各显身手的技法表演

研究大会正式开幕是16日上午，当日本版画教育协会代表团29位代表步入会场时，中国与会的120余人起立鼓掌，以东道主的身分向客人表示欢迎致意。报社与电视台的记者们争先恐后，拍下这中日版画教育史上有纪念意义的镜头。这是继1987年在西安举行的中日首届儿童版画教育研究大会之后第二届，地点是洛阳市铁道都隧道工程局礼堂。

如果说上午的开幕式拉开了这届研究会的序幕，那么，下午的版画技法实践研究，则使研究大会进入到实质阶段。五个教室，日中双方十几位教师同时表演，可谓各献绝技，各显神通。日本代表团带来了有关版种的材料和工具，发给每人一份，表演者边讲解边带领大家制作，一些小学生也兴致勃勃地一起印刷版画，每个教室人来人往，虽然显得有些混乱，但研究气氛却很热烈。

其中，日方的纸版画技法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日本儿童的纸版画已有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推广到世界许多国家，我国儿童的纸版画也是在学习日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的纸版画分为贴纸版、板纸版和切纸版（我

国叫剪纸版画或纸漏版），其中的贴纸版画更简便易学，比较适合低龄儿童。

日本的塑料版画技法表演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版画的制作类似铜版干刻，也是用铜版机印刷，张桂林同志特从西安运去两台铜版机供大会使用。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石田朝美先生主讲，大家一起动手印刷。在一块透明的化学版上，用铁笔直接刻划，技法并不复杂，可是这种版材目前中国还没有，但利用类似的版材，采取同样的方法制作塑料版画，已在江苏、陕西西安等地儿童中开展起来。这种版画不像铜版画那样版材昂贵和难于掌握，但限于铜版机的缺乏，很难在我国尽快普及。

中国方面李德甲、张善良、唐迎周、张翔、牛桂生等人进行了表演，以纸版为主，但与日本不同的是，不是黑白纸版画，而是色彩纸版。无论是拼贴，还是纸漏，以及这两者的综合，都是通过套色的方法或用粉扑造成色彩斑斓的效果，制作方法较日本的黑白纸版复杂，对于低龄儿童较难，但更易于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这次大会以技法研讨为主，中日双方都事先作了充分准备，通过各显身手的技法表演，对两国儿童版画版种的多样化与技法的提高都大有益处，但在版画教育规律的探讨上略显不足。目前，日本的儿童版画教育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1974年日本教育版画协会就制定了体系案，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生理、心理特征，采取不同的版种，对教师的指导要点及学生的认识能力、表现能力都提出了不同要求。但我国目前的儿童版画教育，还是各地教师根据自己的能力、爱好在尝试，没有符合规律性的规章可循。如果能在教育规律、方法上注重研究，也许会大大加速我国儿童版画教育的科学化与体系化。

诚挚友好的恳谈会

17日上午的恳谈会采取问答式，为了使更多的人有发言机会，分成三组，虽然存在着语言障碍而必须借助于翻译，但还是得到了充分的交流，诚挚友好的气氛令人感动。

其中，引起中国代表的普遍关注的是日本的残疾儿版画教育。当人们从日本朋友带来的幻灯片中，得知日本的广大残疾儿童大都有接受版画教育的机会，看到残疾儿童有的用脚趾握笔刻划，有的躺在床上绘稿时，都赞叹不已。日本多年从事残疾儿版画教育的杉山勋及江口勇先生回答大家的问题时说：“日本的残疾儿版画教育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普及面相当广泛，有的残疾儿版画作品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评价。”日本版画教育家们认为：版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

发达的人，因为版画集绘、刻、印于一体，所以最有利于孩子的心、手、眼的全面培育。尤其是对残疾儿童，尽管在辅导上困难重重，但经过版画教育不仅会提高孩子的智力水平，而且对身体的发育、毅力的培养，都有好处。听着日本朋友的介绍，我不仅想起斋藤清先生赠我的儿童版画集中写的一句话：“人创作了版画，版画也塑造了人。”

关于日本儿童版画大都黑白、很少套色，是中国代表们不甚理解的问题，几组都有同样的疑问。日本著名版画家饭岛俊一先生与版画教育家和田贞男先生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黑白版画单纯、对比强烈，较之色彩版画简单，易于孩子掌握，所以日本儿童版画教育，多年来坚持以黑白为主的原则。但在中国一些代表看来，色彩版画对于丰富孩子的感情世界，培养他们爱美的心灵更为有益。北大荒版画家张喜良同志当场拿出他们农垦总局一个子弟学校孩子们的色彩版画，引起了日本朋友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拍照，轮番传看。北大荒儿童的套色纸版画是在学习了日本纸版画的基础上搞起来的，贴纸版与纸漏版综合，色彩明快、画面优美，表现出北大荒特有的风采。版画研究家奈良和夫先生饶有兴趣地向张喜良询问制作过程与方法。北海道的一位女教师斋藤濛子起立发言，说她教了多年的纸版画都是黑白，这次回去也要搞搞色彩版画，因为色彩版画更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

恳谈会休息时，中日双方代表互赠作品，自由交谈，相互留下地址与名片，都希望建立和保持友好交流关系。

经过热烈的探讨与实技研究，大会于17日下午闭幕。前田良雄先生宣读了日本教育版画协会委员长太田耕士先生热情洋溢的祝词，张桂林同志宣读了李桦先生致太田耕士先生的公开信，大会向日本教育版画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颁赠纪念证，《版画世界》编辑部向中国铁道部一局和铁道部隧道工程局颁发鲁迅金奖和证书，感谢他们为两届中日儿童版画研究大会的召开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彰他们为发展祖国儿童版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还授予在我国儿童版画教育事业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徐世政、张桂林、朱英、唐迎周、杨以磊五位同志鲁迅奖章与证书。大家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祝贺研究大会圆满成功。

日本朋友按照中国的礼仪习惯，与中国朋友紧紧握手告别，有的人眼中噙满泪花，这里有激动、惜别，也许还包含其他种种复杂的感情。是啊！当他们看到自己多年为之奋斗的中日友好、和平的种子开花结果时，当他们看到自己付出了极大努力的儿童版画教育事业又谱写出新的篇章时，那种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我们学习创作黑白版画

郝伯义



的正宗性”。作品的思路、思想内涵，也因此一反多年的风情，从小景小情中移过来，回到大生活圈，回复炽烈生活的阳刚之气，给群体创作注入新的成分，无怪乎有的老作者从这次创作中扩大了思路，题材、样式也多样化了。没有外力能够封闭艺术创作的创造力，只有习惯成自然才不自觉的束缚了自己。我们为更早的感知这一点而遗憾。初学版画的作者，由于开始接触的是黑白版画，则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他们没有框框，而用自我的一套办法，如陈田顺的《刚翻过的土地》，就不是用传统的办法，更突出白鹅的白、黑土地的黑。他发现白色内在的肌理，展现出白鹅生动的全身形象，翻过的土地也是层次无穷，翻腾变化，为整个画面增强了动态气势。我们正是在总结以往辅导创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焦点集中在每个作者的潜能上，保护并因势利导地发展他们已有的带有原始状态的概念和审美意识，尽量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从而使各自对黑白版画的理解决达到不同的层面，避免了以往的同一规范。在这次实践中，终于使黑白版画这一高难度的领域不再成为业余版画作者的禁地。从去年（1989年）冬到今年春的短短几个月中，50多个作者创作了120多幅作品。进而扩大了北大荒版画的艺术表现领域。

这次以学习训练为目的黑白版画创作，虽然取得一定收获，但就黑白木刻应有的高度精练和各种刀法的准确性，许多作品仍很稚嫩，与黑白版画的内涵有着很大距离，更多的画充其量是黑白画，无论功力和作品的整体，尚缺乏推敲，刀的运用组织仍停留在刻制和挖空状态，总之，我们在黑白版画的创作上还是起步。要走的路还远得很。

发展和变化着的北大荒沃土在召唤我们，我们将逐步拓展表现领域，向蓬勃兴盛的版画界奉献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北大荒版画素以套色见长。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套色版画的创作，形成程式化的格局，因而，逐渐使我们感到一统的形式面目不利于作品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桎梏着作者探索精神的开拓。于是，我们便萌发了组织作者重新学习版画之源——从黑白版画的创作认识版画艺术。无疑，黑白版画，例如刻划人物，恰恰是垦区北大荒版画的短处，一改习惯的方式等于从零开始，必然冲击久已形成创作格式，这正是目的所在。业余作者的素质，尤其是新作者，在普遍缺乏绘画基础的情况下，从黑白版画入手显得颇有难度。长期以来群体创作用带徒弟的方式辅导作者，已被证明是艺术面目雷同的原因之一，显然更加不适于黑白版画的训练。要从根本上提高作者的素质，从版画结构认识黑白版画的艺术语言，反倒适于初学者的随心所欲。这种简洁的黑白规范，从根本上限定作者的选择性和适应性；另外，由于理解的不同，呈现着各不相同的黑、白画面。在手段上，由于受着物质条件限制，黑白木刻这个传统手法仍然沿续至今。虽然从欧洲的复制木刻到新兴版画，在运用刀功上已经登峰造极，在套色版画大一统的格局下，重操黑白木刻的意义何在？我们以为它对我们仍是必修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可以融会、启迪潜在的内在因素。所以，我们首先组织作者观摩历代各时期的优秀黑白版画作品，用现代意识观念吸收消化黑与白的语言关系。众多的新手正是由于从零开始，观念是空白的，要把繁杂的彩色世界凝练为单纯的黑与白，无论在观念和技艺上，都要反复对比和反复筛选过滤，从而为组织画面留下必不可少的东西。长期以来，套色版画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也从另一角度启发作者深入到单纯的关系之中。许多作者从色彩的组织一下子到了极单纯的世界，顿时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往水印套色版画见板不见刀、见刀不见功的倾向，通过这次黑白版画的训练得到补偿。原来存在于作品中的色彩面纱，一经抛开，作者便自悟到以往不曾省悟的东西。随心所欲，不拘方法，任其以简洁的关系寻觅、发挥，是这次组织黑白创作的有效方法。正是没有先入为主，才使自由的想象力得到新的天地。应该说，这是近些年版画界蓬勃发展的局面给我们带来的转机。当然，我们也依据作者的不同承受力，按黑白版画的基本规律对其加以严格的训练。从未经过严格锻炼的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实践，感知到黑白语言在版画艺术中的魅力，唤起他们从根本上认识“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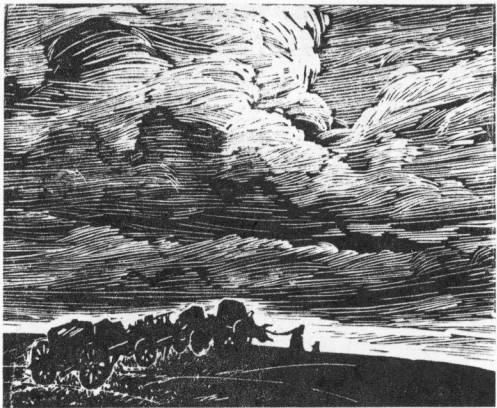
鲁迅美术学院作品选

编者的话：这里发表的是鲁迅美术学院版画系学生、根据教学要求创作的黑白版画小品，虽不十分理想，但这些作者，在学校学习的这段生活中，比较注重实践，基本功也较扎实，在黑白版画的训练中从构图、造型、黑白灰的安排、刀法的处理上都很认真，经过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过程，为他们今后的创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为开拓其他美术领域，以及在创作上发展自己的个性，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归帆（木刻15×15）陈小文



牧区（木刻13×11）阎义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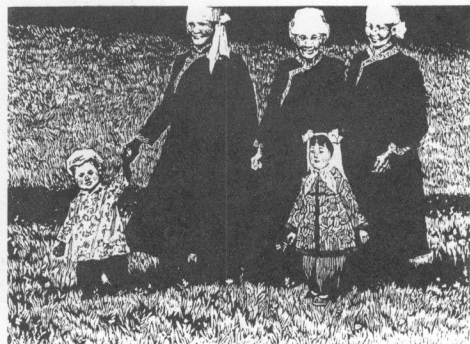
春归（木刻28×15）陈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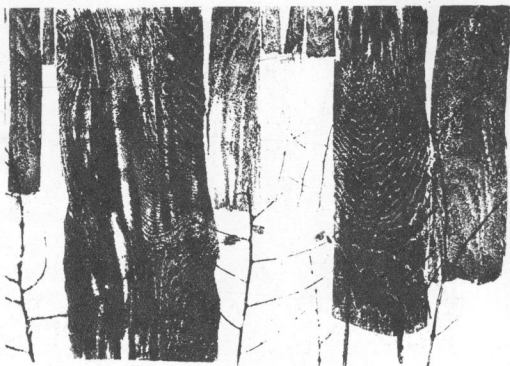
铸剑插图之四 (木刻19×80) 朱芑



饮 (木刻12×18) 王洪义



草原风情 (木刻19×27) 尤劲东



森林的早晨 (木刻39×53) 苗壮



静物 (石版36×51) 徐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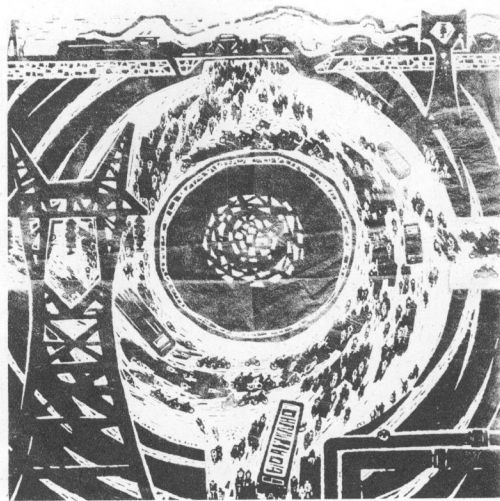


村头 (木刻16×20) 陈小文



赫哲渔乡 (木刻53×37) 刘孔喜

汲水少女 (木刻二一×一一) 阎义春



晨曲 (木刻39×38) 常虹



小羊 (木刻8×18) 阎义春



热浪 (石版24×55) 张大伟

鲁迅美术学院作品选



草原风情（石版15×50）尤劲东



美人蕉（水印六〇×六〇）李福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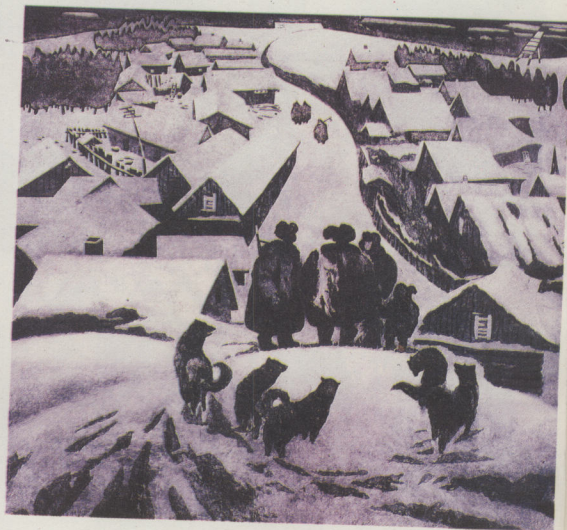
鲁迅小说插图——离婚（纸版26×19）陈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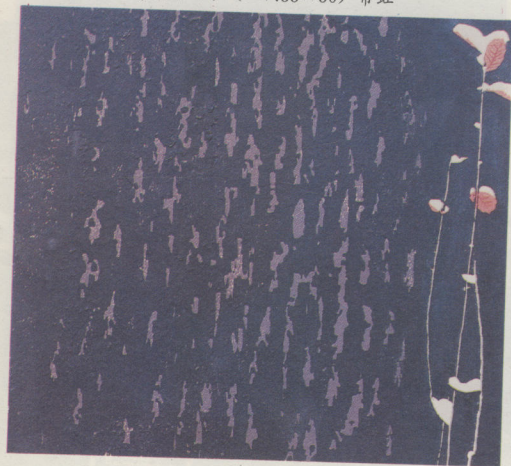
水乡（石版35×27）路坦



晴朗的日子（丝网55×50）常虹



村口（纸版57×60）万兴泉



第一场雪（水印44×48）晁方方



北极人（塑料版26×29）万兴泉



女青年 (木刻18×17) 陈小文



担水 (木刻11×15) 陈小文



摇篮 (木刻51×45) 王 绘



牧歌 (木刻26×20) 刘孔喜